



沐浴阳光。 □肖勇摄

风过木垒 生灵欢歌

□本报通讯员 严萍

随着生态环境一路向好，木垒县境内栖息的野生动物数量与日俱增。

天刚蒙蒙亮，南部山区还顶着层薄雪，像给硬朗的山脊梁裹了件白坎肩。风从沙漠那边吹过来，带着点沙粒的湿，掠过枯草尖时，竟能卷出些嫩黄的芽子来——这是天山醒过来的信号，也是山中生灵们一天的开始。

最先动的是北山羊，狭窄的蹄子在近乎垂直的崖壁上挪移，像一群贴在石头上的棕黄色影子。这些生活在云端的朋友，名字里就带着一股凛冽的、来自西伯利亚荒原的风。雄羊的角是它们的冠冕，向后弯成一把凛然的弯刀，角面上布满了粗糙的横纹，一圈一圈，是岁月与风霜刻下的年轮。

同在雪线生活的盘羊，那角粗大无比，向下扭曲成沉重的螺旋，如同命运设下的华丽枷锁。拥有如此巨角的雄羊，在它生命的暮年，该是何等模样？那本是求偶竞争中胜出的荣耀徽章，是力量与岁月的象征，最终却可能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。这角，是荣耀，也是诅咒；是桂冠，也是刑具。像极了人世间的某些深刻的悖论，我们一生所追求、所积累的东西——财富、名声、权力、知识，乃至爱与牵绊，哪一样不是我们赖以生存、引以为傲的“角”？我们倾尽一生，磨砺它，滋养它，让它生长得越发雄伟壮观，以为这便是生命的全部价值。然而，到了某个时刻，我们是否会恍然惊觉，这过于沉重的“角”，已让我们不堪重负？它限制了我们的转圜，遮蔽了我们的视线，甚至，在某个不经意的低头瞬间，那锋利的尖端，已悄然抵近了自己。

不远处的草坡上，几只狍鹿低着头，啃着枯草，时不时抬起头，竖耳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会立刻跑开。野生马鹿则显得沉稳些，它们慢悠悠地踱步，鹿角长得像树枝一样。天空中，秃鹫盘旋着，翅膀展开，像一片黑色的云，它们在寻找食物，却从不主动攻击这些生灵，只是静静地空中翱翔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平衡。

北部沙漠里一群蒙古野驴正围着一片水洼喝水，水洼里的水不算多，却很清澈，映出它们浅黄棕色的身子，喝完水，它们撒开蹄子就跑，有的在引领路，有的在中间护着幼崽，有的在后面殿后，队形整齐，却又透着股自在。鹅喉羚的身影也出现在视线里，它们的身子矫健，跑起来像一阵风，棕黄色的毛在阳光下闪着光，仿佛是草原上跳动的火焰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最热闹的是水库边了。定居不久的天鹅“夫妇”张开雪白的翅膀，在水面上滑行，偶尔低下头，啄一口水里的鱼虾，发出清脆的叫声。白鹭站在雪地里，细长的腿浸在雪水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白色的雕塑，等到有鱼虾游过，就迅速伸出脖子，啄住猎物，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

那悬崖上的独白，那螺旋中的悲歌，那草原上的欢腾，永远在人们的心里回荡。



林间觅食。 □李江山摄



- 图①：赤狐踏雪。 □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
- 图②：荒原守望。 □肖勇摄
- 图③：雪地留影。 □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
- 图④：枝间小憩。 □李江山摄
- 图⑤：昂首警戒。 □肖勇摄
- 图⑥：湖中嬉戏。 □李江山摄
- 图⑦：振翅高飞。 □李江山摄